

## 能源撬动政治：博弈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

王 晋

**内容提要** 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开发的博弈，不仅影响该地区利益攸关国经济领域的能源合作，同样也深刻反映着复杂的地区国家间关系。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所引发的矛盾分歧，形成了以色列、希腊和塞浦路斯为一方，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为另一方的地区对立阵营，也凸显出美国和欧盟的重要作用。受到能源合作的驱动，塞浦路斯、以色列和希腊之间的政治合作也将不断加强，土耳其与“北塞浦路斯”的地区孤立状态则难以改变。由于土耳其、希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之间的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东地中海天然气所引发的纷争难以解决，地区国家间的博弈也将长期持续。

**关键词** 天然气开发 东地中海 塞浦路斯 以色列 希腊 土耳其  
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

**作者简介** 王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 710069）。

能源是影响国家安全、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交战国将石油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通过限制、切断和占领对方的石油供给链条，来提升自身的战略优势。在中东，相关国家也以能源作为争夺地区霸权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英国和法国就希望通过占领苏伊士运河来掌控能源运输的命脉。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石油也曾成为阿拉伯产油国改变西方国家一味偏袒以色列态度的因素之一。1990年

---

\* 本文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2019年度一般课题“西亚北非地区恐怖主义势力发展特点及其对策建议”（19GBQY111）阶段性成果，并受到西北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孵化项目“2000年以来巴以问题的新变化”（20XNFH010）资助。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中肯且细致的建议，对本文帮助很大，在此表示感谢。文中错误，由笔者承担。

美国介入海湾危机,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确保海湾石油的正常出口。<sup>①</sup> 因此, 能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 既可以成为国家间关系的“黏合剂”, 也可以成为加剧国家间矛盾的“导火索”。能源的开发, 基于利益因素, 既被当事国之间关系所影响, 也反作用于当事国之间的关系。

学界对于能源和国际政治互动的分析, 一方面集中于能源供给格局所体现出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 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非西方经济体的快速崛起, 改变了以欧洲和北美为中心的传统能源供给格局;<sup>②</sup> 另一方面, 主要关注能源进口国与能源出口国之间的政治博弈, 比如在乌克兰危机中, 欧洲担心俄罗斯会通过减少天然气出口量, 来打压乌克兰和欧盟。<sup>③</sup> 就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而言, 它给东地中海沿岸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红利, 也给地区国家间能源合作提供了可能。<sup>④</sup> 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 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将会促成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改善。<sup>⑤</sup> 事实上, 这仅是其影响的一个方面, 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开发引发的能源出口国之间的政治纷争愈演愈烈, 更需引起注意。<sup>⑥</sup> 一则, 塞浦路斯、希腊和以色列等国能源合作不断深化。2019年1月, 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和埃及等国联合举办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MGF), 并在12月签署了建设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相关协议, 拟建设贯通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和意大利的天然气管道, 将东地中海的天然气输送到欧洲市场。另则, 土耳其也加快了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勘测与开发进程。2019年11月, 土耳其与位于利比亚的黎波里的民族团结政府签订了海上划界协定, 并在2020年1月直接出兵利比亚, 此举遭到了塞浦路斯、以色列、埃及和欧洲国家的广泛批评。2020年8月6日, 埃及与希腊签署海上边界协议。随后, 围绕东地中

<sup>①</sup> 陈悠久:《美国对海湾的石油依赖和石油战略——兼论海湾战争的性质》, 载《西亚非洲》1991年第6期, 第17~26页。

<sup>②</sup> See Agnia Grigas, *The New Geopolitics of Natural Gas*,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David G. Victor, Amy M. Jaffe and Mark H. Hayes, *Natural Gas and Geopolitics: From 1970 to 20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up>③</sup> Anke Schmidt-Felzmann, “EU Member States’ Energy Relations with Russia: Conflicting Approaches to Securing Natural Gas Supplies”, *Geopolitics*, Vol. 16, Issue 3, 2011, pp. 574-599.

<sup>④</sup> 段九州:《埃及艰难的能源自主之路》, 载《世界知识》, 2018年第6期, 第34~35页; 刘冬:《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前景》, 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20期, 第44~45页; 曹峰毓:《以色列油气资源开发的历史与现状》, 载《国际石油经济》2015年第8期, 第42~46页。

<sup>⑤</sup> 潘楠:《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现状与前景》, 载《国际石油经济》2016年第11期, 第81页。

<sup>⑥</sup> 唐志超:《天然气大发现引发东地中海之争》, 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4期, 第52~53页。

海油气资源开发问题，希腊与土耳其冲突升级，战云密布。东地中海天然气的开发，不仅成为东地中海国家间政治博弈的新议题，更加深了以色列、塞浦路斯与土耳其之间原有的矛盾和分歧，也进一步凸显了既有的塞浦路斯问题和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现状，梳理相关国家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对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前景进行预测。

## 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的开发现状

天然气作为世界上已大规模生产且广泛利用的能源，大部分集中在中东和欧洲地区。2017年，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为6 921兆立方英尺，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探明储量为18.2兆立方英尺，仅占世界探明天然气储量的0.26%。<sup>①</sup> 尽管该地区天然气探明储量占全世界储量的比例较小，但由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国家能源需求旺盛，且紧邻欧洲，因此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东地中海分布着8个具备成油条件的大型盆地，分别是黎凡特盆地（Levant Basin）、尼罗河三角洲盆地（Nile Delta Basin）、西阿拉伯盆地（Western Arabian Basin）、扎格罗斯盆地（Zagros Basin）、塞浦路斯盆地（Cyprus Basin）、拉塔基亚盆地（Latakia Basin）、厄拉多斯内盆地（Eratosthenes Basin）和朱迪亚盆地（Judea Basin）。<sup>②</sup> 这些具有天然气成油条件的盆地，分布于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加沙地区、黎巴嫩和塞浦路斯周边海域。由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诸多原因，目前只有以色列、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等国在东地中海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勘测和开发。

### （一）塞浦路斯的天然气开发及其利益

塞浦路斯采取与外国企业合作的形式，开发周边水域的天然气资源。2007年5月，塞浦路斯政府将南部海上专属经济区划分为12个区，并且将其

---

<sup>①</sup>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年第68版，[http://engascn.com/public/uploads/file/20190805/20190805102652\\_80658.pdf](http://engascn.com/public/uploads/file/20190805/20190805102652_80658.pdf), 2020-01-20; “U. S. Energy Information,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 [https://www.eia.gov/international/content/analysis/regions\\_of\\_interest/Eastern\\_Mediterranean/eastern\\_mediterranean.pdf](https://www.eia.gov/international/content/analysis/regions_of_interest/Eastern_Mediterranean/eastern_mediterranean.pdf), 2020-01-20.

<sup>②</sup> Hall Jeremy, Ali E. Aksu and Cenk Yaltirak, “Varying Tectonic Control on Basin Development at an Active Microplate Margin: Latakia Basin, Eastern Mediterranean”, *Marine Geology*, Vol. 221, Issue 4, October 2005, p. 16.

中的 11 个区域授权海外公司进行勘测和开发。2008 年，美国诺博能源（Noble Energy）公司获得了第 12 区的勘测和开采许可。2012 年初，塞浦路斯政府开始了第二轮专属经济区招标，招标范围涉及除第 12 区外所有区域，授权期限为三年。其中，第 1 区、第 2 区和第 9 区的勘探和开采许可，被意大利埃尼能源集团（ENI）和韩国天然气公司（KOGAS）组成的联合体取得；第 10 区和第 11 区的勘探和开采许可，被授予了法国道达尔（TOTAL）能源公司。2016 年 2 月，在塞浦路斯组织的第三轮招标中，埃尼和道达尔共同获得第 6 区的勘探和开采许可，埃尼获得第 8 区的勘探和开采许可，埃克森美孚和卡塔尔天然气公司，共同获得了第 10 区的勘探和开采许可。

2011 年 12 月，诺博能源公司宣布，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的第 12 区发现了“阿芙洛狄忒”（Aphrodite）天然气田。2013 年 6 月，诺博公司在第 12 区进行钻井作业。2014 年 9 月埃尼公司开始在第 9 区进行钻井作业。2015 年 6 月，诺博能源公司、戴勒克钻井和艾维娜石油开采公司（Delek Drilling and Avner Oil Exploration）<sup>①</sup> 共同宣布，在第 12 区发现的“阿芙洛狄忒”气田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2017 年 6 月，道达尔、埃尼和卡塔尔天然气公司分别宣布，在第 3 区、第 6 区和第 10 区开展钻井勘测。2019 年 2 月，埃克森美孚公司宣布，在第 10 区发现了储量为 5 兆 ~ 8 兆立方英尺的天然气资源。

塞浦路斯对于周边水域的天然气资源开发，不仅希望能够获得经济收益，也希望能够提升塞浦路斯的国际地位。天然气开发将会帮助塞浦路斯改变过度依赖于旅游业和金融业的经济结构，带动港口、天然气储运以及国际通讯等领域的建设，提升塞浦路斯的就业率。同时，塞浦路斯期待未来将天然气出口到欧洲市场，进一步提升本国在欧盟的地位和重要性，并且增强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话语权。天然气的开发，将会在“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层面深刻影响塞浦路斯。”<sup>②</sup>

## （二）以色列的“天然气革命”与能源独立

长期以来，以色列能源供需缺口较大，但是国内资源匮乏，只能从周边

---

<sup>①</sup> 戴勒克钻井和艾维娜石油开采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5 月，由以色列戴勒克钻井公司和艾维娜石油开采公司合并组成。塞浦路斯第 12 区毗邻以色列天然气田，由诺博公司和戴勒克公司共同勘测和开采。

<sup>②</sup> “Oil and Gas in Cyprus Where Potential Lies”，*Deloitte*，2018，[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y/Documents/energy-resources/oil-and-gas/CY\\_EnergyAndResources\\_OilAndGas\\_Noexp.pdf](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y/Documents/energy-resources/oil-and-gas/CY_EnergyAndResources_OilAndGas_Noexp.pdf)，2020-02-03.

国家进口各类能源。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以色列在北部专属经济区内发现了多个天然气田，这种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1990 年，以色列在沿海城市阿什克隆（Ashqelon）周边海域发现了可供开采的天然气田，并命名为诺亚（Noa）。2000 年，以色列发现了名为“马利 B 区”（Mari - B）的天然气田，储量约为 1.1 兆立方英尺。但是，由于“马利 B 区”天然气田资源储量较小，到 2004 年已经被开采殆尽。2010 年，以色列在专属经济区西北部发现了该国专属经济区内最大的天然气田——利维坦（Leviathan）天然气田。利维坦面积约相当于 6.5 个特拉维夫<sup>①</sup>，天然气蕴藏量估计为 22 兆立方英尺。<sup>②</sup>2012 年，以色列宣布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塔玛厄”（Tamar）天然气田，被誉为“2012 年全球发现最大的天然气田”<sup>③</sup>，天然气储量为 10 兆立方英尺。塔玛厄天然气田预计可以满足“未来十年以色列 50% ~ 80% 的消费需求”。<sup>④</sup>除了塔玛厄和利维坦之外，以色列还在专属经济区发现了其他几个天然气田，包括在塔玛厄东部的达利特（Dalit）气田和塔宁（Tanin）气田等，其中达利特天然气田蕴藏量约为 4 兆立方英尺，塔宁气田蕴藏量约为 6.94 兆立方英尺。<sup>⑤</sup>

目前，以色列的天然气田正处于逐步开发利用阶段。塔玛厄天然气田于 2013 年进行开采，2019 年天然气产量达到 3 700 亿立方英尺。以色列天然气开发为该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根据以色列国家能源部发布的年度报告，2019 年，以色列的天然气收入总计为 2.44 亿美元，绝大部分源于地中海塔玛厄天然气田的开发收入。而以以色列最大的气田利维坦于 2019 年 12 月开始运营，贡献了 9.5 亿美元的能源红利。<sup>⑥</sup>

---

① Garrion Luft, “A Geopolitical Game Changer”, *Haaretz*, June 11, 2010, <http://www.Haaretz/print-edition/opinion/a-geopolitical-game-changer-1.295522>, 2020-01-13.

② “Israel’s Leviathan Gas Reserves Estimate Raised by 22 tcf”, *Reuters*, July 13,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7/13/israel-natgas-leviathan-idUSL6N0P008Q20140713>, 2019-12-21.

③ “Field of Dreams: Israel’s Natural Gas”, *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om/intl/cms/s/2/1dbda574-f16d-11e1-a553-00144feabdc0.html>, 2019-12-07.

④ Ian Kershner, “Israel Begins Pumping Natural Gas from Offshore Field”,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4/01/world/middleeast/israel-turns-on-natural-gas-flow-at-offshore-site.html?\\_r=0](http://www.nytimes.com/2013/04/01/world/middleeast/israel-turns-on-natural-gas-flow-at-offshore-site.html?_r=0), 2019-10-11.

⑤ Robin Beckwith, “Israel’s Gas Bonanza”, *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 Vol. 63, No. 3, February 2015, pp. 46-49.

⑥ 《以色列 2019 年油气收入达到 2.46 亿美元》，载国际燃气网：<https://gas.in-en.com/html/gas-3279166.shtml>, 2020-0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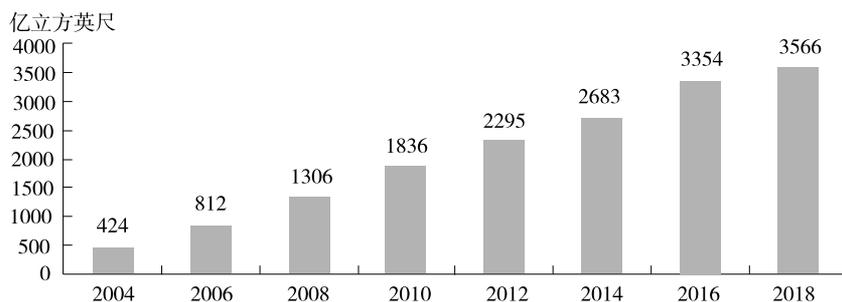


图1 2004~2018年以色列的天然气消费量

资料来源: CEIC, “Israel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https://www.ceicdata.com/en/indicator/israel/natural-gas-consumption>, 2019-12-06.

对于以色列而言,巨大的天然气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与战略利益。一方面,以色列能源消费结构将从燃煤发电转向天然气发电。从图1可以看出,以色列的天然气消费量逐年增长,天然气已经成为该国主要的发电燃料。以色列天然气发电量占以色列发电总量的比重2016年为55.2%,<sup>①</sup>2018年占比升至66%;而煤炭发电占比则从2017年的32%降至2018年的30%。2018年底,以色列政府确定了“2030年底淘汰所有燃煤发电”的目标,但随着天然气工业的快速发展,2019年决定2025年底“气电”全面取代“煤电”,从而正式进入无污染的天然气发电时代。<sup>②</sup>另一方面,受到以色列天然气田持续新发现及可采储量上升等利好因素的影响,该国正在加速迈入能源出口国的行列。以色列的专属经济区还可能蕴藏着其他天然气田。法国能源调查机构贝西普·芳莱布(Beicip Franlab)公司认为,以色列周边还蕴藏其他巨大的天然气田,在未来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预计到2029年,以色列每年将出产7981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成为重要的天然气出产国。<sup>③</sup>由此看,以色列的“天然气革命”不仅使该国“能源独立”成为可能,也帮助以色列实现了巨大的能源收益。

<sup>①</sup> 当前以色列国内已经建立了5个天然气发电站,分别是达利亚(Dalia)发电站、多阿德(Dorad)发电站、埃什科尔(Eshkol)发电站、米舍尔·洛特姆(Mishor Rotem)发电站和雷奥丁(Reading)发电站。See Erez Cohen, “Development of Israel’s Natural Gas Resources: Politic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Resources Policy*, Vol. 57, August 2018, p. 137.

<sup>②</sup> 王林:《以色列要借天然气实现能源独立》,载新能源网:<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50306.html>, 2020-02-25。

<sup>③</sup> Erez Cohen, op. cit., p. 136.

### （三）土耳其的天然气开发与国内供需矛盾

土耳其十分重视勘测和利用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资源。土耳其国内的天然气资源匮乏，现有的天然气田集中在黑海沿岸和色雷斯地区（Thrace Basin），且储量较小，仅能满足当地需求。土耳其天然气进口严重依赖于俄罗斯，2013年，土耳其58%的天然气通过“蓝溪”（Blue Stream）管道从俄罗斯进口，近20%的天然气从“东南管道”（Southeastern Pipeline）和“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Trans Anatolia Natural Gas Pipeline）从伊朗和阿塞拜疆进口，另有少量天然气通过液化天然气船从阿根廷运抵土耳其东部港口伊兹密尔。<sup>①</sup> 因此，土耳其一直希望促成天然气进口的多元化，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为此，土耳其一方面与中亚、中东和高加索的天然气产出国商讨建设新的天然气管道，从中亚、里海、高加索和伊拉克北部进口天然气的可能性<sup>②</sup>；另一方面，积极勘测国内和周边海域的天然气资源，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能源需求。<sup>③</sup>

表1 土耳其的天然气产量、需求量与进口依赖度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4年
产量 (亿立方英尺/年)	74.8	64.2	225.6	316.7	240.8	268.7	223.2	138.7
需求量 (亿立方英尺/年)	1224.7	2482.2	5239	9667.8	13464	15766	15981	16810
进口依赖度 (%)	93.9	97.4	95.7	96.7	98.2	98.3	98.6	99

资料来源：Vedat Yorucu and Özyay Mehmet, *The Southern Energy Corridor: Turkey's Role in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Gewerbestrasse: Springer, 2018, p. 73.

<sup>①</sup> Giacomo Luciani, “Security of Oil Supplies: Issues and Remedies”, *European Energy Studies*, Vol. 4, 2013, p. 22.

<sup>②</sup> 这些项目包括土库曼斯坦—跨安纳托利亚管道—欧洲天然气管道（Turkmenistan – TANAP – Europe Natural Gas Pipeline），伊拉克—土耳其天然气管道（Iraq – Turkey Natural Gas Pipeline），阿拉伯天然气管道和基尔库克—杰伊汉天然气管道（Kirkuk – Ceyhan Pipeline）项目等。

<sup>③</sup> Vedat Yorucu and Özyay Mehmet, *The Southern Energy Corridor: Turkey's Role in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 Gewerbestrasse: Springer, 2018, p. 69.

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勘测活动，主要由土耳其本国的能源企业来进行。土耳其石油公司（TPAO）接受土耳其政府和“北塞浦路斯”当局授权，勘测和开发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资源。2014年之后，土耳其开始派出勘测船前往东地中海进行地质勘测，寻找天然气资源。随着塞浦路斯天然气开发不断取得成果，感到压力的土耳其在2019年加快了在东地中海天然气的勘测步伐。2019年1月，土耳其宣布派遣勘测船前往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的第1区、第8区和第12区进行勘测活动。2019年5月，土耳其派遣钻井船“法提赫1号”（Fatih-1）到达塞浦路斯以西海域进行钻井作业。2019年6月，土耳其第二艘钻探船“亚伍兹号”（Yavuz）到达塞浦路斯东北部海域进行钻井作业。尽管土耳其在东地中海进行了多次勘测，但是未能发现可供开发的天然气田。

总体看，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且探明的储量有限，尚未显著影响全球的能源格局。但对于塞浦路斯、以色列和土耳其而言，能够在东地中海开发天然气资源，收获能源带来的经济红利都极具诱惑。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资源也因此对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以色列而言，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给以色列带来了巨大能源收益，也帮助以色列改善了地缘政治环境。<sup>①</sup> 2018年2月以色列和埃及签订协议，将在未来10年向埃及输送2.2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总价值高达150亿美元。<sup>②</sup> 埃及天然气部长谢里夫·伊斯梅尔（Sherif Ismail）就表示，埃及需要维持与以色列的友好关系，“埃及的国家利益、经济需求及在中东的政治经济角色，都是我们引入以色列天然气的重要原因。埃及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来思考这一问题。”<sup>③</sup> 2015年，以色列天然气出口到埃及和约旦。“以色列和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开发国，以及不断高涨的天然气需求，将会促成曾经的敌对国家转而谋求合作……提升以色列的地区作用及国际影响力。”<sup>④</sup>

① Ken Silverstein, Israel's Natural Gas Discoveries are Bridging Political Divides and are Forgoing Economic Ties, *Forbes*, April 18, 20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nsilverstein/2019/04/18/israels-natural-gas-discoveries-are-bridging-political-divides-and-are-forging-economic-ties/#32c50d5815aa>, 2020-01-10.

② “Israel Announces Major Gas Deal with Egypt”, *Deutsche Welle*, February 19, 2018, <http://www.dw.com/en/israel-announces-major-gas-deal-with-egypt/a-42647022>, 2020-01-28.

③ Ofir Winter, “El-Sisi's First Year as President: Legitimacy, Democracy, and Relations with Israel”,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18, No. 2, July 2015, p. 17.

④ Erez Cohen, op. cit., p. 136.

土耳其积极参与中东地区事务，力图提升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问题上的话语权。2019年11月27日，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sup>①</sup>签订了海上划界协定。根据协议，土耳其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将以“大陆架原则”划分东地中海地区边界，土耳其的大陆架囊括了塞浦路斯和希腊的部分专属经济区。利比亚的民族团结政府受到土耳其的支持和帮助。土耳其不仅向民族团结政府辖下的军队提供军事装备，还与卡塔尔一道提供财政支持。2019年11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出兵利比亚，并同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共同抵抗哈夫塔尔将军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土耳其希望通过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来增强自己在东地中海问题上的话语权”，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sup>②</sup>在土耳其军队的帮助下，2020年6月，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所辖军队，重新控制了黎波里及其周边区域，击退了利比亚国民军的进攻。土耳其人提出，要以利比亚中部能源重镇苏尔特（Sirte）和战略要地朱夫拉（Jufra）为停火区域的建议，引起了埃及和阿联酋等国的不满。对塞浦路斯、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国来说，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事关本国能源利益和战略利益，且与塞浦路斯问题、东地中海划界问题和巴以问题等地区敏感议题紧密相关，难以让步。

## 围绕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展展开的博弈

近年来，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议题上，形成了以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为一方，塞浦路斯、以色列和希腊等为另一方相互对立的局面。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关系，源于多方面的深刻矛盾，并且受到了域外大国的影响。

### （一）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博弈阵营的矛盾

东地中海天然气的开发，未能促成地区国家间的广泛合作，反而使得地区国家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峙的状态。其中，土耳其较为孤立，仅与尚未得到

---

<sup>①</sup> 2011年之后，利比亚国内局势长期动荡，并且形成了位于黎波里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与东部城市托布鲁克为中心的国民代表大会对峙的局面。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国际社会，大多承认的黎波里的民族团结政府的合法性。2019年11月27日，土耳其与利比亚的民族团结政府签订了相关海上划界协议。

<sup>②</sup> “Turkey’s Libya Gambit Raises Stakes in Eastern Mediterranean”, *Al - Monitor*, December 23, 2019,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12/turkey-russia-libya-how-ankaras-moves-are-serving-moscow.html>, 2020-01-22.

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政治实体——“北塞浦路斯”结为同一阵营，而塞浦路斯、以色列、希腊、埃及等多国站在对立面，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机制，建立起了较为紧密的联系。东地中海沿岸国家博弈阵营的形成，与它们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的分歧密切相关。

土耳其—“北塞浦路斯”和塞浦路斯—希腊—以色列之间，就“北塞浦路斯”国际地位问题存在深刻矛盾。20世纪70年代，塞浦路斯国内局势动荡，土耳其族与希腊族发生冲突。1974年7月，土耳其决定出兵塞浦路斯，保护当地的土耳其族民众。塞浦路斯希腊族武装在土耳其部队的强大攻势下纷纷瓦解，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塞浦路斯约1/3的地域，建立了“土耳其族保护区”，随后成立了“土耳其族自治政府”。1975年2月，“土耳其族自治政府”变为“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国”。1983年，它进一步升级为“土耳其北塞浦路斯共和国”（即“北塞浦路斯”）。8月，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腊族达成了《人口互换协议》，生活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希腊族和生活在塞浦路斯南部的土耳其族分别前往南部的希腊族自治区和北部的土耳其族自治区。尽管塞浦路斯南北分别建立了由希腊族主导的“塞浦路斯政府”（南塞浦路斯）和土耳其族主导的“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国”（“北塞浦路斯”），但是国际社会（土耳其除外）拒绝承认“北塞浦路斯”的合法性。正是基于南北塞浦路斯分裂问题，土耳其一方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与“北塞浦路斯”的特殊关系，保留在“北塞浦路斯”的驻军，保护塞浦路斯境内的土耳其族。<sup>①</sup>而另一方面，塞浦路斯政府则将土耳其视为“入侵者”，将20世纪70年代塞浦路斯的内部动乱归咎于土耳其的“外来干涉”。<sup>②</sup>由此，土耳其与塞浦路斯之间未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土耳其也拒绝承认塞浦路斯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合法地位。

土耳其和希腊也存在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矛盾。历史上，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曾经爆发多次大规模战争，两国民众的敌对情绪长期存在。<sup>③</sup>现实中，土

<sup>①</sup> See Tozun Bahcheli, "Cyprus 1974: Turkey's Military Success Followed by Political Stalemate",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25, No. 1, 2014, pp. 6-21; Fiona B. Adams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Turkey in the 1974 Cyprus Cri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2, 2001, pp. 277-303.

<sup>②</sup> Clement Dodd,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Cyprus Conflic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5.

<sup>③</sup> 对于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对立和敌意，汤因比曾经在其著作《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的第三章中，有过精彩的论述。参见[英国]阿诺德·汤因比：《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张文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土耳其和希腊不仅在塞浦路斯国内冲突中彼此指责对方在“制造混乱”，还在爱琴海岛屿归属、领空、大陆架划分等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导致土耳其与希腊在1987年、1996年和2017年濒临冲突边缘。<sup>①</sup> 2016年土耳其爆发未遂军事政变，一些土耳其军事将领逃亡希腊并得到了希腊政府的庇护，导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政府与希腊紧张关系长期持续。<sup>②</sup>

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源于巴以问题。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长期支持加沙地区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抨击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和全面封锁。2010年以色列和土耳其曾因“加沙救援船”事件而导致两国断交。<sup>③</sup> 土耳其反对以色列单方面开发沿海地区的天然气资源，批评以色列“盗取巴勒斯坦人民的天然气和自然资源”<sup>④</sup>；土耳其领导人还多次威胁，要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方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巴勒斯坦加沙沿海地区的天然气资源，打破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区的封锁。<sup>⑤</sup> 2011年9月，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声称“以色列不能独享东地中海的资源”，甚至威胁“如果必要将同以色列开战”。<sup>⑥</sup> 尽管2016年土耳其和以色列曾经短暂地达成了和解协议，<sup>⑦</sup> 但是2018年5月土以关系再次因为巴以问题而相互驱逐大使，双边关系陷入危机。

土耳其与“北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希腊、以色列的亲疏关系，影响了地区资源的开发合作。2020年1月16日，埃及、塞浦路斯、希腊、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和巴勒斯坦七国在开罗签署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成

---

① 争议岛屿主要包括爱琴海的普塞里摩斯岛（Pserimos）、富尔诺伊岛（Fournoi）、西里纳岛（Sirina）、阿盖瑟尼西岛（Agathonisi），以及克里特岛西南约30公里处的盖维德斯岛（Gavdos）和盖维德普拉岛（Gavdopula）。

② 王晋：《土耳其希腊爱琴海对峙为哪般？》，载环球网：<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0tr6>，2020-01-22。

③ 2010年5月31日，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一艘开往加沙的土耳其船只，在登船检查时遭到了土耳其船员的反抗，以色列军警枪杀了10名土耳其船员。此次事件致使土耳其和以色列互相驱逐大使，两国关系陷入僵冷。

④ Mohamed Aziz Abdul Hassan al Bayati, “Geo-political Approach: Leviathan and Gaza Marine Gas—Israel and Turkey Are Major Players in the Energy Market”, *Journal of U.S. -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5, No. 1, January, 2018, p. 22.

⑤ Shira Efron, *The Future of Israeli - Turkish Relations*,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18, p. 20.

⑥ “Erdog'an on Crisis with Israel: We Can Go to War if Necessar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7,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9/07/world/middleeast/07turkey.html?\\_r=0](http://www.nytimes.com/2011/09/07/world/middleeast/07turkey.html?_r=0), 2020-01-25.

⑦ 王晋：《土以复交的天然气因素》，载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年7月5日。

立章程，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则被排除在外，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议题上，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

## （二）利益攸关方博弈的焦点

土耳其—“北塞浦路斯”阵营，和塞浦路斯—以色列—希腊阵营之间，就如何划定东地中海的海疆，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塞浦路斯、希腊和以色列在划分海上疆界议题上，形成了比较紧密的法律关系。塞浦路斯和希腊都主张，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划定东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海上疆域。1964年，塞浦路斯签署了《领海及毗连区公约》(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承认了“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得超过12海里”的规定。2004年，塞浦路斯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再次确定了12海里领海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相关原则。2003年，塞浦路斯与埃及签订了海上专属经济区划界协议。2007年1月，塞浦路斯与黎巴嫩签订了海上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协定。<sup>①</sup>塞浦路斯通过与埃及、以色列和黎巴嫩签订海上划界协议，达成了东地中海划界问题的共识。希腊于1995年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求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在东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sup>②</sup>尽管以色列并未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在2010年12月与塞浦路斯达成了海上划界协议，并支持塞浦路斯和希腊在东地中海划界问题上的主张。

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对海上划界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岛屿可以拥有“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sup>③</sup>而土耳其西部海域大部分岛屿被希腊所占据，如果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将受到希腊的压制，因此土耳其未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不承认“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主张。土耳其提出，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领海范围应当被限定在6海里，且不应拥有“专属经济区”。具体到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的海上划界问题上，土耳其认为，塞浦路斯“6海里领海”以

<sup>①</sup> 塞浦路斯与黎巴嫩的海上划界协定，并没有被黎巴嫩议会所批准。

<sup>②</sup> 关于希腊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影响，see Anastasia Strati, “Greece and the Law of the Sea: A Greek Perspective”, in Aldo Chircop, André Gerolymatos and John O. Iatrides eds., *The Aegean Sea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and Law of the Sea Issu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p. 89-102.

<sup>③</sup>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全文参见联合国网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UNCLOS-1982.shtml>, 2020-01-25。

外海域，都应该属于土耳其大陆架的延伸<sup>①</sup>，因此塞浦路斯海上专属经济区的1、4、5、6、7五个区域，应当属于“土耳其大陆架”，未经土耳其允许，塞浦路斯无权开发这一区域的天然气资源。塞浦路斯主导的天然气开采活动，被土耳其视为“非法盗取土耳其领海资源”。<sup>②</sup>

在东地中海划界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使得相关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土耳其极力阻止塞浦路斯在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开发进程。早在2002年，土耳其就曾派出海军舰艇，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阻拦了一艘挪威勘测船。2008年11月，土耳其海军再次派出舰船，在塞浦路斯以东海域拦截了两艘隶属于挪威石油地质服务公司（Petroleum Geo - Service）的勘测船。2012年2月，随着塞浦路斯政府开启第二轮海上专属经济区天然气开发“招标”，土耳其也宣布，塞浦路斯划定的第1、4、5、6、7区域为“土耳其大陆架区域”，并且威胁“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保护土耳其在大陆架内的合法权益”。<sup>③</sup>2018年2月，土耳其派出军舰，拦截了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第3区进行钻井勘测的意大利埃尼能源集团的勘测船。2019年2月，土耳其海军举行代号为“蓝色祖国”（Blue Homeland）的军事演习行动，超过100艘海军舰艇参演，范围涉及黑海、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区域，宣示土耳其捍卫在大陆架海洋权益的决心。

2019年11月，土耳其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订的《海洋管辖区限制谅解备忘录》，力图通过双边法律文件的形式来为自己的海上划界主张寻求依据。根据《备忘录》，土耳其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在地中海开辟了一条南北纵向的“海上边界走廊”。《备忘录》损害了希腊、埃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等相关国家的海上划界诉求，遭到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对。埃及、塞浦路斯、希腊、以色列、意大利和法国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备忘录》“没有法律效力”，不予承认。希腊政府驱逐了土耳其驻希腊大使，愤怒的希腊民众还袭击了土耳其驻希腊外交人员的车辆。为了确保《备忘录》签订方——利比亚民

---

<sup>①</sup>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为，“大陆架原则”为领海以外依本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至大陆边外缘的距离不足200海里，则扩展至200海里。

<sup>②</sup> “Turkey - Libya Agreement Shakes up Eastern Mediterranean”, *Al - Monitor*,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12/turkey-libya-agreement-eastern-mediterranean-energy.html>, 2020-01-22.

<sup>③</sup> Ayla Gurel, Flona Millen and Harry Tzimitras, *The Cyprus Hydrocarbons Issue: Context, Positions and Future Scenarios*, Oslo: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2013, p. 12.

族团结政府不被利比亚“国民议会”政府及其支持的利比亚“国民军”推翻，土耳其在2019年12月向利比亚派遣军队，引起了地区国家的警惕。塞浦路斯、希腊和以色列在2019年12月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提升各方军队的协作程度；埃及也在2020年1月举行军事演习，向土耳其展示实力。2020年7月，埃及议会授权塞西总统向利比亚派出军队，以抗衡土耳其在利比亚的影响。<sup>①</sup>东地中海的紧张局势逐渐升级，冲突风险不断增大。

### （三）欧美对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博弈的介入

东地中海的天然气争端，受到了欧盟和美国的干预。欧盟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的态度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塞浦路斯和希腊都是欧盟成员国，因此“局势越紧张，欧盟对于塞浦路斯的支持力度就越大，塞浦路斯也就会因此获益”。<sup>②</sup>其二，欧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唯一的国际组织缔约方，尽力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权威性<sup>③</sup>，因此支持签署该文件的塞浦路斯和希腊。其三，欧洲能源企业，如法国道达尔和意大利埃尼能源集团等，都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投资勘测与开发，法国和意大利也看好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前景。意大利在2019年同意加入“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项目，而法国则在2020年1月正式请求加入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

欧盟委员会在多个外交场合对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勘测活动提出了批评。2019年7月，欧盟最高决策机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通过决议，要求土耳其“秉持睦邻友好的原则，在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尊重塞浦路斯的领土主权”，并威胁对土耳其展开制裁，暂停双方在航空领域的高级别对话，减少对土耳其的援助。<sup>④</sup>在2019年11月土耳其和利比亚

<sup>①</sup> “Egypt’s Sisi Gets Mandate for Sending Troops to Libya”, *Al-Monitor*, July 20, 2020,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20/07/libya-egypt-parliament-troops-sisi-deploy-hifter-sirte.html>, 2020-07-30.

<sup>②</sup> David Lepaska, “Next Turkey – EU Crisis Bubbling up in Eastern Mediterranean”, *Ahval*, December 10, 2019, <https://ahvalnews.com/east-mediterranean/next-turkey-eu-crisis-bubbling-eastern-mediterranean>, 2020-02-12.

<sup>③</sup> 刘衡：《欧洲联盟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观——基于早期实践初探》，载《国际法研究》2017年第6期，第83~96页。

<sup>④</sup> “Turkish Drilling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Council Adopts Conclusions”, *Council of the EU*, July 15, 2019,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9/07/15/turkish-drilling-activities-in-the-eastern-mediterranean-council-adopts-conclusions>, 2020-01-03.

民族团结政府签订海上划界协定后，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要求土耳其“尊重国际海洋法律，尊重睦邻友好原则，尊重相关区域沿海国家的海上疆域与主权。”<sup>①</sup> 2020年5月，欧盟理事会发布了《欧盟外长关于东地中海形势的声明》。该声明明确提出“与塞浦路斯团结一致”，要求土耳其“遵守国际法，秉持睦邻友好原则”。<sup>②</sup> 鉴于东地中海局势持续紧张，8月25日，德国外长马斯到访土耳其，斡旋土耳其和希腊通过直接对话解决问题。

美国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的态度，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美国受到来自于以色列的外交游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东地中海议题上“遏制土耳其的野心”。<sup>③</sup> 其二，美国的大型能源企业，如埃克森美孚和诺博能源集团都参与了塞浦路斯和以色列周边水域的天然气勘测与开发进程当中，美国需要保护这些能源企业的利益。其三，美国看好塞浦路斯、希腊和以色列提出的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建设，希望借机削弱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在2020年1月17日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上，美国成为该组织的永久观察员国。

美国不仅通过外交手段表达立场，还直接出兵介入东地中海的摩擦事件。美国国务院于2019年7月发布声明，要求土耳其“停止在塞浦路斯海域内进行钻探活动”，“鼓励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sup>④</sup> 2019年12月，美国国会解除了针对塞浦路斯长达32年的武器出口禁令，此举被土耳其视为将会对东地中海局势带来“升级的危险”。<sup>⑤</sup> 面对土耳其舰只的干扰，美国于2018年11月派出护航军舰，保护美国能源企业的勘测船在塞浦路斯周

---

① “EU Urges Turkey to Share Details of Maritime Deal with Libya”, *Ahval*, December 4, 2019, <https://ahvalnews.com/turkey-eu/eu-urges-turkey-share-details-maritime-deal-libya>, 2020-01-06.

② Council of the EU, “Statement of the EU Foreign Ministers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0/05/15/statement-of-the-eu-foreign-ministers-on-the-situation-in-the-eastern-mediterranean>, 2020-07-31.

③ Vladimir Odintsov, “Israel Pushes Washington Towards Another War”, *New Eastern Outlook*, January 21, 2020, <https://journal-neo.org/2020/01/21/israel-pushes-washington-towards-another-war>, 2020-01-06.

④ Helena Smith, “Turkey Rejects Claims it is Drilling Illegally for Gas off Cyprus”, *The Guardian*, July 11,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ul/11/turkey-rejects-claims-drilling-illegally-gas-off-cyprus>, 2020-01-09.

⑤ 1982年美国为了鼓励塞浦路斯南北冲突双方实现政治和解，通过了对于塞浦路斯的武器禁运法案。

边海域的勘测活动。<sup>①</sup> 2020年8月26日,土耳其和美国在东地中海举行联合军演。

东地中海天然气的开发纷争,由地区的既有分歧和矛盾所引发,反过来也加剧了地区国家间的冲突,形成了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为一方,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为另一方激烈博弈的局面。塞浦路斯问题、巴以问题、东地中海划界问题、土耳其与欧盟纷争等既有矛盾,共同导致了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纷争;而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纷争,也加剧了土耳其、塞浦路斯、希腊和以色列等地区国家间的矛盾,深刻影响着利比亚问题、土耳其与欧盟和美国的的关系。

## 东地中海天然气能源开发的影响

东地中海地区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天然气开发也将进一步影响地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及地区局势。

第一,塞浦路斯、希腊和以色列之间能源合作不断巩固,政治关系更趋紧密。塞浦路斯、希腊和以色列三国以“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Eastern Mediterranean Pipeline)项目为核心,促进多边合作机制从设想到付诸实践。2010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希腊时,时任希腊总理的帕潘德里欧就提出了建设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设想,计划将希腊作为中转站,把以色列沿海的天然气资源出口到欧洲。<sup>②</sup> 2013年8月,以色列、塞浦路斯和希腊三国签署了合作意向,推动“能源供应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该地区国家间合作”。<sup>③</sup> 2018年12月20日,塞浦路斯、希腊和以色列三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就东地中海油气管道问题达成合作意向。2019年1月,包括塞浦路斯、希腊、以色列在内的七国成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共同开发和利用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讨论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事宜。2020年1月,以色列总理内

---

<sup>①</sup> “U. S. Boosts Naval Presence as Exxon Explores off Cyprus”, *the National Herald*, November 18, 2018, <https://ahvalnews.com/us-mediterranean/us-boosts-naval-presence-exxon-explores-cyprus>, 2020-01-06.

<sup>②</sup> “Greece in Exploratory Talks with Israel on Gas”, *Reuters*, January 23, 2011, <http://af.reuters.com/article/idAFLDE70L08U20110123>, 2020-01-19.

<sup>③</sup> 《塞浦路斯、希腊、以色列签署能源合作协议》,载中国石化新闻网:<http://www.csgn.com.cn/news/show-5335.html>, 2020-01-06.

塔尼亚胡、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举行会晤，签署了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合作文件。根据规划，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全长约2100公里，始于以色列，经塞浦路斯、希腊的克里特岛将天然气输送至希腊本土，穿越希腊后将管道连接到目前仍在建的跨亚得里亚海输气管，最终通过意大利并入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网。通过东地中海天然气的开发与合作，“帮助希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形成了紧密的政治关系……扩大了希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sup>①</sup>

第二，土耳其与希腊、塞浦路斯的冲突风险加剧。土耳其是唯一承认“北塞浦路斯”合法性的国家。从2013年到2015年，“北塞浦路斯”从土耳其获得了300亿里拉（约100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sup>②</sup>土耳其要求塞浦路斯和“北塞浦路斯”一同开发东地中海的天然气管道资源，藉此推动“北塞浦路斯”获得国际承认。塞浦路斯则反对土耳其的主张，将土耳其视为塞浦路斯和平进程的重要障碍。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海上划界矛盾将进一步激化。土耳其已经部署了4艘勘测和钻探船活跃在东地中海区域，希望寻找到可供开发的天然气田。<sup>③</sup>土耳其舰只的勘测范围不仅覆盖了塞浦路斯周边水域，还覆盖了土耳其—希腊争议水域，引起了希腊的警惕和反对。<sup>④</sup>2020年8月10日，土耳其恢复了科考船奥鲁奇·雷斯号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勘探活动，并派出护卫舰护航。此举引来希腊军舰的对峙，随后法国声援希腊，并表示将加强其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存在，东地中海紧张形势持续升级。鉴于土耳其和希腊在历史上的复杂关系，以及现实中的海上划界纷争，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天然气管道勘测活动，极易引发两国民间的对立情绪，导致双方冲突风险激增。

第三，东地中海的天然气管道开发，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耳其在欧洲能

---

<sup>①</sup> Gallia Lindenstrauss and Polykarpos Gavrielides, “A Decade of Close Greece – Israel Relations: An Assessment”,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22, No. 1, April 2019, p. 57.

<sup>②</sup> Sergey Afanasyev, “Why Dependence on Ankara Makes Northern Cyprus Vulnerable”, *Realnoe Vremya*, July 23, 2019, <https://m.realnoevremya.com/articles/3683-economy-overview-of-northern-cyprus-recognized-only-by-turkey-2020-01-26>.

<sup>③</sup> 这4艘舰只是勘测船“巴巴罗斯号”（Barbaros）和“奥卢齐斯号”（Oruçreis），钻井船“法提赫1号”（Fatih-1）和“亚伍兹号”（Yavuz）。

<sup>④</sup> Salim Kahraman, “Greek Navy Plays Catch – Up With Turkey in Naval Development”, *Ahval*, August 12, 2019, <https://ahvalnews.com/greece-turkey/greek-navy-plays-catch-turkey-naval-development-2020-01-09>.

源供应格局中的地位。“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着国内不同团体的政策倾向与行为，对于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欧盟市场的天然气绝大多数依赖于外部进口，因此十分重视土耳其在欧盟能源进口中的“能源桥梁”地位。土耳其也希望能保持对于欧盟的“能源桥梁”地位，以此获得与欧盟博弈的政治筹码。<sup>②</sup> 土耳其认为，利用土耳其境内的现有管道，不仅降低了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难度，也能向欧洲提供物美价廉的天然气。<sup>③</sup> 塞浦路斯、希腊和以色列计划建设的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将极大地冲击土耳其的能源区位优势。由于计划建设的“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并不过境土耳其，因此“对于土耳其来说难以接受……势必威胁土耳其对于欧盟的能源战略价值，削弱土耳其在欧盟能源进口中的重要作用。”<sup>④</sup>

第四，欧盟和美国虽介入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博弈，但力度有限。近年土耳其对美国和欧盟的僵冷关系，由两方面原因导致。<sup>⑤</sup> 一方面，土耳其认为美国和欧盟阴谋颠覆土耳其政府。土耳其政府认为，美国和欧盟实施了2016年土耳其的未遂军事政变。在政变之后，土耳其希望引渡在美国居住的政变“组织者”——土耳其“居伦运动”领导人穆罕默德·费图拉·居伦（Muhammed Fethullah Gulen），而这一要求被美国所拒绝。<sup>⑥</sup> 一些参加未遂政变的土耳其军官也得到了希腊和德国等欧盟国家的庇护。政变发生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一系列国内政策，也遭到了美国和欧盟的批评。另一方面，欧盟和美国同土耳其在一系列地区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将叙利亚

<sup>①</sup> Jeffrey Frieden and Lisa Mart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Global and Domestic Interactions”,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p. 521.

<sup>②</sup> “TANAP Highlights Turkey’s Key Role for Europe’s Energy Supply Security”, *Daily Sabah*, December 1, 2019, <https://www.dailysabah.com/business/2019/12/01/tanap-highlights-turkeys-key-role-for-europes-energy-supply-security>, 2020-01-17.

<sup>③</sup> 在土耳其境内主要有三条天然气管道：一是从伊朗的大不里士到土耳其的多乌巴亚泽特（Dogubayazit），经埃尔祖鲁姆（Erzurum）到土耳其海峡，随后入境保加利亚，与“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Trans Balkan）相连，将伊朗的天然气输送到欧盟市场；二是南高加索天然气管道（South Caucasus Pipeline），经土耳其并入“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将天然气输送至欧洲；三是俄罗斯的“蓝溪天然气管道”（Blue Stream），过境土耳其后并入欧洲的“跨高加索天然气管道”。

<sup>④</sup> “New Gas Discoveries in Southern Periphery may Transform European Energy Landscape”, *Energy Post*, December 6, 2014, <http://www.energypost.eu/new-gas-discoveries-europes-southern-periphery-may-transform-european-energy-landscape>, 2020-02-06.

<sup>⑤</sup> 慈志刚、韩志斌：《试析土耳其的反美主义》，载《国际论坛》2019年第3期，第71~85页。

<sup>⑥</sup> 王晋：《土耳其政变总统和精神领袖的对决》，载《联合早报》2016年7月21日。

北部的库尔德政治军事团体“民主联盟党”（PYD）视为“恐怖组织”，并在2016年、2018年和2019年先后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旨在打击叙利亚“民主联盟党”。美国和欧盟则将“民主联盟党”视为在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的重要伙伴，反对土耳其对“民主联盟党”发动军事行动。<sup>①</sup>在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支持位于的黎波里的民族团结政府，还直接出兵介入利比亚内战。而美国和欧盟则反对土耳其干预利比亚事务，认为土耳其的军事介入将使利比亚问题长期化和复杂化。<sup>②</sup>

尽管与土耳其存在着多方面的分歧，但是欧盟和美国介入东地中海天然气纷争的力度有限。美国和欧盟尽管在口头上表达了对土耳其政府的批评，但缺少介入东地中海纷争的强烈意愿。<sup>③</sup>欧盟需要维持与土耳其在难民问题上的合作，防止土耳其境内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sup>④</sup>美国需要安抚土耳其，保证美国在叙利亚北部驻军的安全；在军事合作领域，美国和欧盟都希望土耳其能够留在北约框架下，避免土耳其倒向俄罗斯。<sup>⑤</sup>欧盟和美国尽管会在外交领域不断对土耳其予以谴责和批评，但是不会对土耳其进行大规模的制裁甚至干预。

## 结 语

与天然气资源分布颇为丰富的中东海湾地区和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中亚地区相比，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量、产能在全球能源供需结构中所占比重极为有限，但需注意的是，东地中海位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汇处，对于土耳其、以色列、塞浦路斯而言，关乎经济利益、能源战略安全，由此引发以

---

① 关于土耳其与美国和欧盟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参见王晋：《叙利亚重建的困境、归因与超越》，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1期，第3~29页。

② Galia Lindenstrauss, Sarah J. Feuer and Ofir Winter, “The Perils of Turkey – Libya Maritime Delimitation Deal”, *INSS Insight*, No. 1238, December 18, 2019.

③ George N. Tzogopoulos, “Turkey and the Future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BESA Center Perspective Paper*, No. 1665, 2020.

④ Kemal Kirişci, “Turkey’s Role in the Syrian Refugee Crisis”,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7, No. 2, Summer/Fall 2016, p. 82.

⑤ Rachel Ellehuus, “Turkey and NATO: A Relationship Worth Savin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urkey-and-nato-relationship-worth-saving>, 2020-01-11.

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为一方，塞浦路斯、以色列和希腊为另一方，在开发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的相互博弈。受到多个地区敏感议题，如塞浦路斯问题、巴以问题和利比亚问题的影响，也受到了地区国家如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以色列和埃及等国矛盾和分歧的影响，天然气开发成为一个敏感且复杂的政治议题。围绕东地中海能源开发而出现的相关利益攸关国的政治角力，促使相关国家间关系发生变化。

对于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前景，不宜过度乐观。第一，东地中海天然气潜在的主要市场——欧洲市场，对于东地中海天然气的需求并不急迫。长期以来，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在2018年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据欧盟天然气进口总量的40%。<sup>①</sup> 尽管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担心，过度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将会有损于欧洲国家能源安全，但是“俄罗斯不会切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因为俄罗斯需要保持向欧洲天然气输送管道的畅通。大约60%的俄罗斯财政收入来自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出口，其中绝大多数都销往欧洲。”<sup>②</sup> 俄罗斯对于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欧洲市场对于其他天然气进口来源的需求并不迫切。<sup>③</sup> 第二，尽管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政治关系紧密，但是短期内无法实现天然气的开发收益。土耳其的天然气勘测能力较弱，缺少成熟的勘测开发技术和设备，加之“北塞浦路斯”的国家地位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因此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主持下的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进程，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第三，塞浦路斯和以色列周边海域的天然气储量究竟有多少仍然存在争论。一些专家分析认为，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储量可能被“高估”。<sup>④</sup> 2014年和2015年，埃尼能源集团和道达尔公司先后宣布，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的第9区、第10区和第11区并未发现具有经济价值的天然气资源。第四，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意大利国内反对建设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观点仍有较

---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nergy Prices and Costs in Europe”, <https://ec.europa.eu/energy/en/data-analysis/energy-prices-and-costs>, 2020-01-22.

② Insa Wrede, “Europe Has Little Reason to Fear Russian Gas Cut-off”, March 7, 2014, <http://www.dw.de/europe-has-little-reason-to-fear-russian-gas-cut-off/a-17480530>, 2020-02-12.

③ Theodoros Tasakiris, “The Importance of East Mediterranean Gas for EU Energy Security: The Role of Cyprus, Israel and Egypt”, *The Cyprus Review*, Vol. 30, No. 1, Spring 2018, pp. 25-50.

④ Hakim Darbouche, Laura El-Katiri and Bassam Fattouh, “East Mediterranean Gas: What Kind of a Game-Changer?”,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https://www.oxfordenergy.org/wpcms/wp-content/uploads/2012/12/NG-71.pdf?v=1c2903397d88>, 2020-02-21.

大影响，认为管道施工将影响意大利南部海域的生态环境。而地中海海底复杂的施工环境，也很可能给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增加新的难题。<sup>①</sup> 实现东地中海的天然气收益，仍然需要较长时间。未来，东地中海沿岸各国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在相关海域的天然气勘测活动，天然气勘测与开发导致的地缘政治博弈也将长期持续。

## Energy Drives Politics: Competitions over the Gas Resource in Eastern Mediterranean

*Wang Jin*

**Abstract:** The game – playing of the exploration of gas resource in Eastern Mediterranean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 reg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but also influences the ties between regional states. On the one hand, gas development in the East Mediterranean encourages the energy and polit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Israel, Cyprus, and Greece,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yprus issue, and further isolates Turkey and northern Cyprus, while the roles of EU and U. S. also become salient. Driven by the energy cooperation, the political ties between Cyprus, Israel and Greece would be more close, while the isolation status of Turkey and Northern Cyprus would continue.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stalemate between Israel, Cyprus, Greece, Turkey and Northern Cyprus might continue, th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e region will continue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Natural Gas Development; The East Mediterranean; Cyprus; Israel; Turkey; Greece; Eastern Mediterranean Gas Forum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

<sup>①</sup> Charles Ellinas, “High Ideals but Lacking in Practicalities”, *Cyprus Mail*, August 4, 2019, <https://cyprus-mail.com/2019/08/04/high-ideals-but-lacking-in-practicalities>, 2020-02-24.